

列宁研究

第 1 辑

1993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列宁研究

第 1 辑

1993

中央编译局
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

编者的话

中央编译局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室的同志们在编译《列宁全集》第2版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有关列宁的文献资料。除陆续发现的列宁新文献外,还有大量的背景材料,如列宁引用和评述过的文献,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及有关著作和信函,苏联共产党的文件及苏维埃政权的有关法令,当代各国学者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对列宁的理论观点和策略思想的评论。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列宁、研究他的科学理论体系和革命实践,是大有用处、必不可少的。为了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料,使之不致散失,我们在中央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决定出版《列宁研究》这一内部刊物。我们将尽力发掘和搜集对研究列宁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编译成册,不定期出版,供广大理论教学和理论研究工作使用。

初办刊物,经验不足,希望关心本刊的读者对材料取舍栏目设置、编译工作等提出建议和批评,本刊将尽可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同时我们竭诚希望对列宁研究有素的专家学者不吝赐稿,共同办好这个刊物,为振兴和繁荣马列主义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多作贡献。

各报刊和出版物如准备公开转载或引用本刊刊登的材料,请事先征得本刊编辑部的同意。

列宁研究

目 录

新文献

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共产党党团

会议上的讲话(1920年1月12日) (1)

列宁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

大会代表问 (8)

列宁同克·蔡特金的往来书信 (17)

理论研究

列宁的《给代表大会的信》:事实与谎言

..... C. 德米特连科(25)

列宁与斯大林主义 德拉古京·列科维奇(50)

1923年:列宁的抉择的命运 弗·纳乌莫夫(66)

论社会主义新面貌 (74)

斯米尔诺夫谈列宁的社会主义

构想问题 (101)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人道主义目的 B. 李普金(108)

在一国内能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 Г. 博尔久戈夫、B. 科兹洛夫(113)

列宁和哲学:不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吗?

..... A. 沃洛金(121)

列宁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辩证法	
.....	B. A. 库瓦金(135)
官僚主义的危害及克服官僚主义的途径	
.....	A. II. 布坚科(154)
整整一个时代的问题(论列宁反对	
官僚主义的斗争)	B. Γ. 库兹米诺夫(163)
党的教育政策:20 年代的经验教训	
.....	A. A. 谢明(177)
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列宁	(189)
人们今天所争论的列宁	(199)
前苏联学术界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的几个问题的看法	(216)

同时代人忆列宁

初识列宁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224)
------	-----------------

史料选编

格鲁吉亚事件	(232)
喀琅施塔得:叛乱还是起义	B. 沃伊诺夫(247)

列宁著作背景材料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提纲:《俄共	
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	(258)

传记资料

列宁值班医生日志(1922—1923 年)	(275)
-----------------------	-------

列宁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讲话

(1920年1月12日)

编者按：今年2月5日，俄罗斯联邦议会机关报《俄罗斯报》在“《俄罗斯报》档案”专栏中发表了阿纳托利·拉特舍夫的文章《“我们不惜处决几千人……”（列宁的一次未公开发表的讲话）》。文中全文刊登了列宁1920年1月12日的一次讲话的速记记录，同时还刊登了列宁1919年3月8日给斯大林的一封信电。这篇讲话和这封信电是我们迄今为止所未曾见到过的，只有《列宁年谱》第8卷和《苏共党史》第3卷下册提到过列宁的这次讲话。现将列宁的讲话和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同志们！我有一项极其讨厌的工作，这就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我几乎在人民委员会每一次的会议上都给令人厌恶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弄得痛苦不堪。粮食人民委员部气势汹汹地指责交通人民委员部，历数它的罪状。常常闹得不可开交，我有多次体验，因此我说，总有一天我们开完一次会后我会去跳水自杀。我这样说是为了指出，在这个会上也出现了最荒唐的本位主义的争吵，对此人民委员会是有责任的。托洛茨基同志说，提出用部门机关取代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发神经病，也可以说是人们跟官僚主义混蛋们打了一天交道后才这样说的。这些人来这里就胡扯些本位

主义的东西，还不得不为此花费时间，真叫人感到难为情。

托洛茨基同志好就好在没有这么做，他的提纲的最后一点是：请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我们已经这么办了。他在自己的提纲中建议中央委员会提出下述任务：要建立跨部门的委员会，部门负责人和官僚们，不要说什么我们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比军事部门差。这是一味博得廉价掌声的好办法，只是这个办法包含着十足幼稚的利益，包含着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好还是粮食人民委员部好这种既讨厌又愚蠢的争吵。这两个机构都不行。

是谁挑起这场讨厌的本位主义的争吵的呢？不是托洛茨基同志，他在提纲中什么也没有说。论战是洛莫夫、李可夫、拉林同志挑起的。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最高的官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他们当中还有一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这位主席的头衔多得很，如果我要列举出他的所有的头衔，那我的10分钟发言就得花掉5分钟。因此，说这个会上大家彬彬有礼、亲密无间、对会议确实兴致勃勃是没有根据的。有兴致，那并不是因为李可夫同志和其他参加讨厌的笔墨官司的人都发了言。托洛茨基同志提出关于新任务的问题，而他们则把与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本位主义的论战端了出来。难道我们不知道洛莫夫、李可夫和拉林同志在他们的十分愚蠢的文章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把这一点说出来。会上有一位发言人说：不能同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论战。如果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有错误，那么请直截了当地说，在会上加以纠正，指出这是错误，而不要去胡扯什么集中和分散。李可夫同志说有必要谈集中和分散，因为托洛茨基同志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人以为，这儿坐着的人都很落后，他们连托

洛茨基同志的提纲的前几行都忘记了，提纲说：“管理经济要有总的计划……”等等。最尊敬的李可夫、洛莫夫和拉林，你们看得懂俄文吗？让我们回到你们16岁的那个时候吧，让我们来从头闲扯集中和分散的问题吧。这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务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国家任务。这是胡说八道，一文不值的垃圾，把时间花费在这方面简直叫人感到难为情，可耻。

当我们议论新任务的内容时就争论起来了：争论的问题是**关于集体管理机构和一长制**。至于集体管理制和一长制，如果我们在工人集会上说我们赞成集体管理制，同时却贯彻资产阶级的原则，那是一文不值的。这样的论战我在人民委员会里常常听见。这种说法很愚蠢，只有在本位主义的争吵中才说得出口。集体管理制变成了泡在会议上，说什么一长制不是唯一可行的组织办法的人的空谈。我们当然需要让工人学习管理。集体管理机构当然也是可以学会的。如果他们不会别的办法，那就让他们呆在集体管理机构里吧。学习是不需要集体管理机构的，找一些助手就行了。我们要把集体管理原则和政权的一长制原则结合起来；贯彻集体管理原则的目的只是为了使工人学会自己管理。集体管理机构应该由4——5位同志组成，他们都配备有助手。我们将有时实行集体管理制，有时实行一长制。那些差的、不得力的、落后的和不开展的，让他们去实行集体管理制，让人们去议论纷纷，说得厌了也就不再说了。

战争教会人们把纪律强化到最极限，把数万、数十万人，即数万、数十万同志集中起来，他们为拯救苏维埃共和国而牺牲。要不是他们流血牺牲，我们大家都已经见鬼去了。尤登尼

奇春天要来，协约国正在策划，我们不了解它将策划出什么来。

我现在要谈复员和利用军事力量的问题，目的是使军事力量和军事机关适应即将到来的时期的需要。我们正处在转折的前夕。从来没有一场战争是这么结束的：叫大家各自回家，而人人都欢天喜地。宣布复员，让所有的工人各奔东西，去领取 3 普特的口粮等等。当然到会的人在拍手鼓掌，而他们知道工人们在受什么样的苦，饿成什么样子。但你们因此博得廉价的掌声。我们大家都知道饥荒十分严重。但是请你们把粮食运来吧。请大家想一想复员意味着什么。谁说要复员，这是废话，空话。请试一试让第三集团军复员，这个集团军干得很出色，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那些发笑的人对当前的形势根本不了解，也不善于思考。不管这些方案有多少错误，我们花 10 分钟就看明白了，但是基本上按托洛茨基同志电报中所说的办法去解决。您的基本思想很值得重视。一个集团军驻扎在乌拉尔，在西西伯利亚的边上，它能干什么呢？返回彼得格勒。它又回不来。火车不通。另一个集团军正开赴南方。你们去收集几千万（普特）。你们知道，需要收集 3000 万普特粮食，而不是空谈经济建设。你们试一试去收集这 3000 万普特。一个集团军开到西西伯利亚，驻扎在那里，离又离不开。另一个集团军开到罗斯托夫的南面，也离不开，因为那里是顿涅茨克州，而我们也不可能从那里调兵。一个集团军进入塔夫利达省，正在攻打梅利托波尔，那里粮食多极了，但不能把军队调走，因为那里有反革命匪帮，又有粮食。关于这一点，即关于这些具体任务没有人考虑过。与其象孩子一样胡闹，还不如考虑一下，该做些什么。

人民在挨饿，铁路不通，而我们军队里的每一个战士都说，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是纪律。军队打击并处决损人利己的家伙。这个军队也有缺点，军队机关干的蠢事一点不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等机构干的少，托洛茨基同志永远不会去写这些情况。而现在这个机构有可能采取强制措施和执行纪律，因此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些粮食收集到手并且运回来，因为我们的全部困难就在这里。为了收集到 3000 万普特，需要有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在哪里，就在挨饿的庄稼汉能够帮助饱汉弄到食物的地方。我们来到的是能吃饱的省份。说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的人真可耻——这是毫无价值的自由主义的论据，这是一文不值的蛊惑言论。他们竟然把社会主义的军队，把这个军队的纪律和组织称作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而正是这支军队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才没有沦为饥荒的牺牲品。我们怎么说得出口这种话？这种说法同在人民委员会里开始的争吵一样：挥起棍子就打。我不幸在人民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都见到过这种情景。这不是阿拉克切耶夫式的统治，而是我们取得胜利所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这方面我们往往做得还不够。

我们战胜邓尼金和高尔察克靠的是我们比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强的纪律，而托洛茨基同志实行了死刑，这种做法我们是要加以称赞的。他通过共产党员的自觉组织和鼓动来实行死刑。我们为了一万个白卫军官而牺牲了几万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样做才拯救了国家。现在必须采用这些方法，不采用这些方法就运不来粮食。只有在乌克兰粮食才富足。我们运不回粮食来，因为要给工人发放口粮，就必须收集余粮。为了抓建设，就必须让几百万工人去干活。

有人说：好吧！让工人离开军队回家吧。谁也不走，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儿在闹饥荒。他们要留在能吃饱肚子的地方，留在梅利托波尔省和其他地方，同自己的军队在一起，军队可以多吃两倍的東西；但是如果军队不吃東西，它就救不了你们。应该考虑的不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主管部门，而是共和国的整个形势。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克列孟梭的文章？他说“我要推动波兰和罗马尼亚去干”。你们怎么能让军队复员呢？这是空谈，而不是严肃的论战。我们只复员一小部分人，其余的人我们要留下以防不测。要做到这一点该怎么办呢？彼得格勒和沃龙涅日的工人不可能赶来。如果他们能够赶来，我们就不会让他们复员。

有人说：我不想呆在兵营里，我想为建设出力。如果采取这种态度，那简直可笑。这样来理解国家任务是可耻的，在这一点上连论战都没有意思。这种人在地方机关犯的錯誤同我们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其他机关犯的錯誤一样多，但是他们能为我们解围，因为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把粮食和食油从车里雅宾斯克运出来，那里没有粮食机构，又没有工夫去建立。你们用《共产主义 ABC》是战胜不了富农和匪徒的，这需要有可靠的力量。军队今天在梅利托波尔省，明天又要开赴别的地方。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工人都能理解我们，赞同我们。如果你们想进行论战，那就去批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吧，可是我有言在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和中央委员会的任何会议上你们都会挨揍的。存在着官僚主义、拖拉作风、纪律涣散，我们正在反对这种纪律涣散和官僚主义，必须同这些不良现象作战。流血的战争结束了，但是不流血的、真正的、要求有军队纪律和作用的战争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要求人们去参加

战斗,而不是呆在家里。为了进行这场战争,需要利用那些驻扎在波兰和我们之间、邓尼金和我们之间,驻扎在北高加索的军队。要这些军队干什么?让它们复员吗?纯粹是胡说八道,应该把这些军队同整个机关、整个共产党的先锋队一起派去收集和运送粮食。既然我们不惜处决几千人,那我们也不惜采取上述措施,以此来拯救国家(鼓掌)。

给斯大林的电报

(1919年3月8日)

刚来自德国的消息说,柏林正在进行战斗,斯巴达克派已经攻占了部分市区。谁将取得胜利还不清楚,但是我们务必尽快攻克克里木,才能完全腾出手来,因为国内战争可能迫使我们向西推进去支援共产党人。

原载1993年2月5日《俄罗斯报》

(黄有自译)

列宁答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问

(1920年10月2日)

同志们，大家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对这些问题我将逐一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请谈谈共和国所处的军事形势和国际形势，依你看，在这种形势下青年团的任务是什么？”

当然，我现在不会再给你们作一个关于共和国所处的军事形势和国际形势的报告，何况我的嗓子已经哑了。这个问题只好先放一下，或者另外请一个人来谈谈这个问题¹。简单地说，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军事任务，要集中一切力量同弗兰格勒作斗争。你们从报上了解到，与平时一样，彼得格勒工人在这方面走在前面，莫斯科工人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工人也不甘落后。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也要切实讨论一下，青年团应采取什么样的紧急措施，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²。

下面是几个有关与农民的关系的问题。

“为了使农民不把余粮和其他农产品隐藏起来，需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呢？他们常常是由于需要才不得不把这些东西藏起来，以便去换城市工人领到的并拿到农村去交换的大镰刀、器皿等等。”

我想，大部分农具和农业机器都应分配给农民。只有当农民具备了从事农业最必需的东西，这些现象才会消失。

还有两三张字条说，不仅拿走了农民的余粮，而且还拿走了他们必需的粮食，还列举了说明这种情况的几笔账。

“不仅拿走了农民的余粮，而且拿走了他们仅剩的最后一点粮食。例如，一个有7口之家的农民，有1匹马，1头奶牛，他有50普特粮食，拿走了其中的 $\frac{1}{3}$ ， $50-17$ ，还剩33普特（速记记录中是“ $50-33$ 剩 17。农民剩 37 普特，拿走 13 普特”——显然字条上写错了。——俄文版编者注）……按9个月算，每人每月1普特， 7×9 （速记记录中是“2”。——俄文版编者注）=63普特。那么牲畜的饲料怎么解决呢？这些情况使农民异常激烈地反对苏维埃政权，但是农民还在忍耐，拿走了农民的粮食，可是却什么也不向他们提供，甚至连焦油都不提供，而没有焦油就不能生产出粮食。应当特别重视劳动农民的供给问题，否则农民对任何友好的言词都不会相信。”署名是“一个农民”。

这是真情实话，苏维埃政权往往不能向农民提供必需品，这往往是由于工作组织得不好，因为俄国森林很多，生产焦油总是可以办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工人吃不饱，收购不到足够数量的燃料和原料，遭到破坏的工业就恢复不了。例如，大家知道，我们没有纺织品，可是大家知道，人民非常缺乏衣服。农民交来粮食，应该奖励他衣服。农民提出需要衣服是完全对的。为了得到衣服，就要恢复纺织厂的生产，要从土耳其斯坦调运来棉花，而那里的棉花还不够，因为在好的年景我们从土耳其斯坦调来一半棉花，而另一半要靠进口，而现在国外1普特也不给我们。需要运来足够的燃料，所以我们对农民说，为了恢复工业，各地的农民都应把自己的余粮交给工人国家。据说，有时不仅拿走了余粮，而且连必需的粮食也拿走了。

大家知道，如果估算一下，俄国的粮食够所有的人吃，不仅够吃，甚至在歉收时，甚至现在也够，就是在 1918 年和 1919 年也够。可是，要合理分配粮食，就要使每个农民家庭连一普特余粮都不剩。我们现在能够做到这一点吗？如果把正在成长的一代组织起来，我们现在就能做到这一点。可是大家知道，这种情况还没有出现。大家知道，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劳动农民正在继续斗争，正在为把余粮全部交给工人国家而斗争。只有做到了这一点，国家才会恢复工业，也才会向农民提供工业品。另一方面，以投机倒把为生计的富裕农民没有停止活动。

这里有张字条，询问有关同孩子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的措施。

除了把合理分配组织好以外，没有什么同投机倒把行为和孩子的投机倒把行为作斗争的特殊措施。苏维埃政权第一年，我们国家，我们国家手中才获得 3700 万普特〔粮食〕，那时我们是束手无策的。第二年我们获得 11000 万普特的粮食，我们已经开始巩固起来。在到 1920 年 8 月 1 日为止的这一年里，我们国家采取措施通过粮食组织已收购了 26000 万普特。我们寄希望于下一年的余粮收集，任务是 45000 万普特粮食。如果我们能收购到 30000—36000 万普特，我们就能使工业开工。那么在这之前怎么对付投机倒把行为呢？要把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也就是组织的斗争，团结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

工人国家手中掌握的粮食越多，投机倒把行为就越受到打击，而国家就能越多关心工业的恢复。例如，在至今一个工厂也没开工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现在有 16 个工厂准备在今年冬天开工，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一个工人同志⁵对我说，预计半年内就能为我们提供〔12000 万〕⁴俄

尺棉布。因为他们有从土耳其斯坦运来的足够的棉花，也因为今年我们获得了 10000 多万普特石油，这样工厂的燃料就有了保证。我们就是要这样开始摆脱缺衣少食、束手无策的困境，开始反对投机倒把，进入一种正常的共产主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国家自己手中有足够的粮食，能使工厂开工，而为此就应该有足够数量的原料和燃料。工厂要用其生产出的产品奖励交来粮食的农民，要使农民看到，他交售粮食获得的不是一文不值、光证明他尽了交售粮食的义务的纸币，而是获得他们经营所必需的产品。

这就是共产主义建设的工作。这项工作我们已经做了 3 年，正如你们现在看到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尽管战争使我们丧失了，而且正在失去优秀的人才。但是大家知道，战胜弗兰格尔和结束对波战争会使我们赢得更长的时间致力于和平的经济建设。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这里还有几个与名称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十分重要⁵。

主席（即 Л. А. 沙茨金，他是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领导者之一，在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担任执行主席。——编者注）：这是具有原则性意见分歧的问题。

列宁：把这个组织叫作共产主义青年联盟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我看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别。

这里还有一张字条提出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列宁在下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俄文版编者注）。

“您怎样看青年团同俄国共产党的相互关系？或者说，您怎样看青年团的独立性，在多大的范围内？”

我想，青年团如果真正想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话，就应

当遵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而另一方面，它的任务主要就是，使所有正在成长的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活动能成为共产主义青年的楷模和榜样。这是主要的方面。共产主义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应该成为所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实际的榜样，要使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能够看到，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所做的，也就是他们希望每一个工人和农民所做的。这方面的工作怎样从组织上落实，应该怎样在实际中贯彻，我说不上来，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你们的章程，自始至终呆在这里，出席你们的代表大会。这方面的情况我不了解，关于这一点，最好由比较了解你们章程的你们的同志来谈，我只能说，一方面要遵循共产党的〔全部指示〕，另一方面希望青年团在实际上做到不与世隔绝，要使 40 万团员成为所有青年工人和青年农民的实际领导者和实际榜样。要使在建立青年团支部的每一个农村、在建立青年团小组的每一个城市居民区的工农青少年都看到，这个小组或支部在帮助他们，在为他们而工作，给他们带来好处，领导他们清除垃圾、反对不卫生的习惯、反对投机倒把行为。就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在实际中该怎样做到这一点，做青年团实际工作的人更清楚。

“在进行自我教育时，怎样利用知识分子的力量？我指的是当代保守知识分子。”

“国内战争快结束了吗？”

如果我本人知道这一点，我会十分高兴地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但我只能说，我们把弗兰格尔消灭得越快越彻底，这场战争就结束得越快。

现在我接着谈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字条。第二个问题是：“是否有知识分子阶级？”第三个问题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